



歸太僕集序



士之遇有三太上遇道



其次遇於文章至次遇於

祿位博窺古昔鮮有能

直之者今讀震川公集而



吳廷刻
吳文修

卷之三昔之蘇東坡公集

卷之二蘇東坡公集

其文之於文章至也遇於

其文之於文章至也遇於

耶州困竟矣迨後丞周

寺爰傳史館班近臣慕
述未傳而玉樓之台徒焉
月施之無寸而蓄之有尺
邵史遷曰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蓋操而致

序

二

僑人情之反也積其新而用
人詰士之愧也使震川以弱
懿揚見龍之光揮以游
之翬耐景希矣自致要

津則其舍英咀華亦足以

入極論至道 芥鹿難

喻之昔何至以未莫之年
乾試而候蹊之躬韓退
之謂子存斥不久窮不極
則不能自力於文章以傳

序

三

後如之意者震川之所遇
有在此而不在彼耶夫困
為位辦塞以達知人之恒
也存抑之數奇不為感揚
之孫之郡倖不為麻白晷

為部署非公之乃散積入
侍從非公之通好備而獲
辱存積而落及造他拙
持之意少識矣不照積
以累仁世哉其烈而方不

序

四

殺生者奚可勝計也偽
所謂為用之喻非如為中
風切品割犀之毒不以已
割神女相蒲雲之足不
以危止觀士者獨以其遇

已乎亦在所表也蓋君子
之裁物也以形控也其階
論也以鼎言也言以彰訓
以立則以飾度以從時道
之強也之觀是集也華不

序

五

近浮質不近俚急皇國之

夏悼末路之夷善也漢

書星彩之上吞吐吳會之

奇轉從湖庭越羣嶺之百

出抽山川之秀是以其志遠

其思深至言博大充滿
而不可涯際也比於徒詰
之空粵豈不庶幾於
戲尚其時位爲太僕者
月可一二卷而去僕之集

序

六

獨傳然則士之月汲于
遇耶

萬曆丁亥至秋朔又四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廣
東提刑按察司按察

使前三章

勅整飭徐州兵備巡視
廣東海道總理海防直
分巡嶺東道廣東副巡
東參政閩人陳奎謹撰

序

七



東
勅
廣東
海道
總理
海防
直
分
巡
嶺
東
道
廣
東
副
巡
東
參
政
閩
人
陳
奎
謹
撰

德

歸太僕集叙

震川先生者崑山歸熙甫也先生與先君子同出張文毅公門稱為雙璧余兒時知之同舉進士論文驩甚慕司馬子長而學焉各以其文迓相為叙先生叙

序

余父蓋嘉靖乙丑春也二十年而始定先生之言先生每謂文至六經尚矣明道記事宗焉子長所稱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不有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諸書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為作無論韓柳歐曾王大小蘇諸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學史記者柰何字字而摹句句而擬也余唯唯否否今讀先生集所論易圖洪範大衍孝經經叙諸篇真見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發漢唐宋元諸儒所未發書記之文或道陰陽或道政事或道性情或道名分或道禮

樂必準六藝而穀梁之厲荀孟
三物老莊之嫌多見筆端西京
至勝國凡有所長會而通之雖
言者深易語者約不雕而工不
滌而古風行水上水由地中行
也明三代之遺紀六合之綜子

序

三

長復生等三閻左國矣好竒者
何得彈射先生以余學史記也
余今知先生善學史記也蓋子
萬世可傳云先生博學弘才早
揚明廷潤色鴻猷乃晚對公車
沉淪縣令劓倅之間及丞太僕

兼掌生來纂脩 世宗實錄期

月而往矣每覽改官乞休諸疏
至區鼎極貧極榮已老尚能誨
士成漢二史作唐一經要諸沒
齒經術報國未嘗不唏噓使人
流涕也獨御倭馬政水利三途

序

四

並用諸議覽者以為周官之遺
卓子康一傳書長興座右至於
今日碑焉先生可傳也獨文哉
先生常欲作茶陵張公傳余曰
相策若何先生曰大節在不草
玄文 肅皇帝以隱謚之余曰

宜何益先生曰端而毅可也張
公易文毅而常辭出先生手獨
無文毅傳豈有志而未就與先
生諱有光字熙甫海內稱震川
先生

萬曆戊子秋日

序

五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江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奉
勅督理廬鳳淮揚糧儲四川按
察司提學副使同年友人涉陽
陳文燭撰

歸先生文集小引

吾師震川先生天挺人豪夙負奇質
於群經諸史靡不淹貫而為文逼追
班馬家法海內學者咸向慕之願吾
師卒於官而家弗給其文不能行於
世書林翁買請梓而傳之梓垂成謀

歸先生文集

小引

一

所以冠諸首者詩乃徃海虞求於

相國老師養翁嚴公、躍然以喜曰

而師真文章家也徃歲乙丑而師登

第余謂宜列史館惜當事者格於限

年之議遂補外職後雖嚮用而未展

其才余負快、久矣今其文章可為

不朽序之固吾責也。祥旣成，詩往請如初會。老師有如夫人之喪，未克以爲而許之。復如初，且曰：吾與而師意氣相感，有不容不爲者。茲以向慕者衆，索者爭趨焉。賈人忘亟，欲其行也。遂出以與四方之士共焉。詩故僭爲

之引。若吾師克養之邃，發越之完，深入乎文字之妙者，相國老師能鑒之。固將著於序以彰其美，而永其傳也。余殆無敢喙矣。

萬曆三年十月旣望，門生周詩拜書。

歸先生文集目錄

計選五十三首

天津圖書館藏

卷之一

經術

洪範傳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一

兩金堂

尚書敘錄

孝經敘錄

經敘錄序

卷之二

議

簡倭事畧

禦倭議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卷之三

書

答顧伯剛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潘子寔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上方叅政書

答俞質甫書

論禦倭書

上趙侍郎書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二

兩金堂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卷之四

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五

制誥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

治賜謚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

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邵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三

兩金堂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奏疏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卷之六

策問二十六道

卷之七

馬政志

卷之八

序

史論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卓行錄序

草庭詩序

戴楚望集序

項思堯文集序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四

兩金堂

卷之九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代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西王母圖序

綠衣春讌圖序

卷之十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熊太守之任光州序

送段別駕之京序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五

兩金堂

卷之十一

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教諭青田序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送計博士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蔣助教序

送陽曲王太守參政陝西序

卷之十二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濬甫魏鴻臚南還序

送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六

兩金堂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卷之十三

序

贈張別駕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贈陽曲王公 分司太倉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贈俞宣黃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栽眉寺覺異海上人序

卷之十四

記

可齋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菊窓記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七

兩金堂

顧原魯先生祠堂記

婁曲新居記

清夢軒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題玉女潭記

莪江精舍記

震川別號記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貞義堂記

世美堂後記

華史館記

杏華書屋記

遂初堂記

見南閣記

夢鼎堂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修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八

兩金堂

重修闕里廟記

卷之十六

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秦國公石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卷之十七

雜著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江圖敘說

歸先生文集

目錄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九
兩金堂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既喻

性不移說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卷之十八

雜著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書安南事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卷之十九

雜著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先妣事畧

勅命事畧

書里涇張氏妾事

卷之二十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暨配晏恭人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許君行狀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一

兩金堂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丞張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莫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抑齋夏先生墓誌銘

趙汝澗墓誌銘

汝南周君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建安縣尹沈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氏墓誌銘

大學生陳君妻郭氏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鄭漢卿壽藏銘 并敘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

權厝誌 并銘

亡兒翮孫擴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衣辭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一

兩金堂

通政使司左叅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郎中王君墓表

淮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南陵何氏墓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三

兩金堂

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卷之二十五

銘

為善居銘 并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對聖井銘 并敘

祭頌

詹事陸公壽頌

周御史保障江南頌 并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并敘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并敘

贊

周公像贊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四

兩全堂

葉文莊公像贊

宋先生像贊

雪牕老僧像贊

殷先生像贊

嘉瓜圖贊 松鶴圖贊 并敘

錢春林先生像贊 約齋錢睢州像贊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三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張元忠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洧南居士傳

弘玄先生自敘贊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歸先生文集

目錄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卷之二十八

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二十九

祭文 哀辭誄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葉世德文

祭沈中丞文 常 吊何氏婦文

祭王儀部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朱恭靖公文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七

兩金堂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亭文

祭胡學士文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楊忠愍公文

謁宋文貞公墓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光封君文

同門祭光封君文

祭頤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外姑文

祭徐母文

告祭山神文

告祭城隍神文

祭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神文

祈雨文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七

兩金堂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思質王公誄

卷之三十一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

題弘玄先生贊後

跋夏氏世譜

跋張心甫詩

書譙南遊卷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題興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大

兩金堂

跋大佛頂隋永尊勝陀羅尼經幢乾化五年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大曆七年

跋堯帝碑大德元年

跋商中宗廟碑開寶七年

題太僕寺誌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卷之三十一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壽周封君八十序

按察使揚君七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序

壽晉其大六十序

壽顧夫人八十序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九

兩金堂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丘恭人七十壽序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壽顧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鄔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朱君同顧孺人雙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氏壽宴序

默齋先生六十序

姚安太守六十序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朱太夫人六十序

李氏榮壽詩序

立齋王先生六十序

卷之三十二 詩

遊靈谷寺

鍾山行二首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二

兩金堂

甫里天隨寺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讀史二首

恨詩二首

送王柳州姊丈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詠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呂梁洪

鯉魚山

早渡楊子江

鄆州行寄友人

途中悼內三首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湖上逢王五

繚絲燈次西涯韻

歸先生文集

目錄

十一

兩金堂

乙卯春喜聞蠲貸有作

鄔駙馬於登春坊敞寓同諸友宴集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謝陳君惠桃樹

讀佛書

山茶

春寒

感興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偶成四絕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火魚

余表兄澱山大恭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余題詩

贈孫太倉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素庵詩

清夢軒詩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三三

兩金堂

庚申中秋子敬聞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相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子敬作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郭都總管中

郭都總管劉家河因讌觀壁間文休承詩次韻

庚申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楊李三文學詹事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

還賦此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又次陸韻

二石歌

壬戌南還作二首

汶上

登濟城望城武

夜泊胡陵悼周孺亨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二三

兩金堂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壁

趙州石橋歌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

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觀又改榮縣一歲中三

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

年及長城吳博士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
陸太學同舟贈絕句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宜黃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

公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出港難

舟泊華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二十四

兩金堂

有作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有作

苦寒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讌賦詩為謝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荅將至京先寄謝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字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

香山九老圖

檀溪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十八學士歌

雲龍風虎歌

唐堯出遊康衢圖

觀漁

題秦皇跳虹霓澗圖擬作饒歌鼓吹曲一篇

題異獸圖

歸先生文集

目錄

三五

兩金堂

附

行狀

墓誌銘

墓碣

先君述 男

先君序畧

愍道賦 并序

祭文

歸先生文集目錄 總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吳郡歸有光著

校

門人王執禮校

經術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一兩金堂

章右之刻

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一至九之名其亦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恠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

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鯨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欽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爰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舒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

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日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

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大

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而冷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舒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

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叶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

過水曰潤下之一語如此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薦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傲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數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滯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虜筮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虜筮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時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

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和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變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疇

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折有兩霽蒙圍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感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滕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如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予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

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著龜之理微矣兩陽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于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叙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兩陽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兩又之必為陽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兩陽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為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

兩僭之必為腸舒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折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

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兩宿井則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子言有取焉矣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扞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為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為此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象逆行之術也故曰

操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奇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盖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十一 兩金堂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為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上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蓋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曰自為主
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
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儼冠何也此非孔
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
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
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
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祧處之王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
敝之可也玄冠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績諸侯
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
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十三

兩金堂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
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
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
道也夫公子者別為祖者也何以為宗也曰公子非
宗也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
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為繼別之宗猶繼
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
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

祖而宗猶木之有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别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說過矣别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别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尚書敘錄

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英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為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之歲讀書

歸先生文集

經籍卷之二

五

一兩金堂

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别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别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於經不以相混盖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

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授

拾於流亡之餘以薦老之年塵塵垂如綫之緒于其
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
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盖有所不安而未及是
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
紳先生莫知廣戶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
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
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
以俟他日得公書叅考焉

孝經敘錄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十六

兩金堂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
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
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晉
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
言古文者盖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
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
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謹
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

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
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
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
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子
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
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
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
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
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專用古文其意詆今
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七

兩金堂

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
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
士皇甫偁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
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
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
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
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
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
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
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

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
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
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 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
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
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
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
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
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

歸先生文集

經行卷之一

六

兩金堂

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
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
第為講師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
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
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
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
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
粹章句為義疏定為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
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

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

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今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名洛二語之踈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訪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

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

歸先生文集

經術卷二

二十

兩全堂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為正旁推而衍之者為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圓又填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圖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

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

歸先生文集

卷之一 經述

三十一

一兩金堂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馬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於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於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然燕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經述

三

兩金堂

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

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

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
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七於易者精
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
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并文之畫
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
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
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不精不與亦何足辯也
歸先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
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七於易者精
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
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并文之畫
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
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
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議

備倭事畧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屋屋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

歸先生文集

議卷之二

一

兩金堂

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道路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

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台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邛郫園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大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

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知任同知董知縣
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
沮撓儻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放得白茆
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
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
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
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
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
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

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
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
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
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
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
頒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
都指揮一員統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馮陵
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二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緊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盜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曾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
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
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
今日啓戎名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
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
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
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
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貢

歸先生文集

議卷之二

五

兩金堂

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
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
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
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搥其國都繫繫其王始足以伸
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
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
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
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
者愚以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
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

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賊敗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民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歸先生文集

議卷之三

六

兩金堂

三途並用議

某為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貢也國方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貢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貢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為

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負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入國子為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貲而貢之入國子為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為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為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負之在

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誣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負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負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筦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

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
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 欽定之制額
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
置乙榜而以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
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
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
教矣愚又惟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
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完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
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負皆繇此而妨闕
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

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
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
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
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
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
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 先朝如
尚書徐熙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
以吏之途論也蓋 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
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
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譎諛於 塗者蓋自

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又博採聲望側席幽人
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
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為三
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 國家之
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
恐不足以剋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法
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
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
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
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
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
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
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
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 國家苑馬之設
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

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養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絀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願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

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潯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駮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

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捫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歸先生文集

議卷之二

十三

兩金堂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周詩校

荅顧伯剛書

日月有光頓首伯岡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荅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一兩金堂

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為一三代以後直為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為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知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為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為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

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即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為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為一即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尔所及也先儒乃以為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

歸先生文集

二卷書

二

兩金堂

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顛獨以為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慷慨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為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群然求止于是生非為科舉文不以從子予不為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為書

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為書乞所以為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生之迹以微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微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耻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逞譁嘩與庸同事而歸先生文集

卷書

三 兩金堂

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 山舍示學者

某疎魯寡聞藝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為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某固不敢別為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

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母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証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義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某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耐羨富貴蕩無廉耻之限雖極顯榮祇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四

兩金堂

○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頃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萬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蔽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為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

歐公每
有是言

慊慊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為考論聖人之遺經於
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厯誨語累數百言感發
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
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
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
者不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
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
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
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憤憤者無惜教我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五

兩金堂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
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
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
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薊蕘某生長窮鄉談
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
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
不宜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
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足每足准
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
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

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俸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蒂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六

兩金堂

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通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磬磬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曰

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匹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

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歎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歎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

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名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

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闕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擥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况此三區本縣叢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灾明侯昔日車

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
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
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揀焚尤
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
之產賠贖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
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
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
侯留意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九

兩金堂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
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
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
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
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
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
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某讀書學聖人
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
誦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
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子

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某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棋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某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攆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不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已矣其於愛惜

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吾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苟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踈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熒然氣勢無依熯熯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殘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明公可

以知其無所為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在吳也
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
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
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
母為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
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
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
春秋明一王法都廢其莠牟夷黑肱區區竊土地為
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
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主罔與成
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
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母罪其瀆焉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
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
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瞶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
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
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
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為
文章纒纒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

悲者棺舟綠衣之篇被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為
人道之常而作者為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
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為
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
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
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數彞倫反道敗德恟愁煩究
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漸盡而天地之
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
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
為搗讓僕何望焉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十二

兩金堂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
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 魏闕
之下况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
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
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
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
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
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禎授首克成

淮蔡澤潞之功况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
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
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泛說以瀆明聽
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度
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
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眴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
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
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
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
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觀
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
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
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
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
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
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
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
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
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

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

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虜而斃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

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牒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竒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圍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銅

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雜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為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虜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

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
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
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
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
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
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
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
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散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
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
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
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
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
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
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絕之
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
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
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
唯嚴為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
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
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趙侍郎書代

比歲島夷陸梁踰度大海劫掠州縣屠剽焚污之慘
近古所未有而太平日久民不知戰分閫調兵迄今
四載尚逋天誅 天子哀憐百姓無辜重念我 皇
祖開基根本重地特遣心腹大臣臨祭東溟相賊形
勢考較將吏拊循元元德意甚厚閣下肅將明命躬
至海上祇事齋宮還見父老具宣 天子所以憂念
吾民者書辭懇至悲傷慘怛之意溢於言外東南萬
姓舞蹈惟呼歌頌 聖德皆以區區小醜為不足平
而閣下更為之廣詢博采以求長治之策周公之一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十七

兩金堂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諸葛孔明之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更千百年於今復見某也江海迂生
曾無九二之議以干左右顧自以令先公與寒家累
世交情之厚見閣下佩玉鳴琚持節過家富貴焜耀
於時功名流布於世實感慨發憤思欲一見以觀左
右之輝光譬之蟠木根抵輪困離竒然為先容者久
矣則固不敢後於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也嘗念閣下
之先公以宿學重德當未遇時薄游吾鄉主於先大
父之家賓主之間情好甚篤吾父得承下風接餘論
闔門微細骨肉纖介無不為之委曲教誨其游如父

子先人每念及未嘗不感公之德至於泣下雖地阻
兩浙而往來無間每相過登堂拜母閣下少年時亦
過吾家度必能記憶也某兒時尚能識先公瞻然古
貌一日撫某之首命之曰若必讀春秋吾令吾兒授
汝大義某謹識之以至于今不幸先人奄棄身揣
於顛覆死亡之中幾不能復視天日而此心之耿
者未嘗泯中間契闊二十年非敢猥自踈外實私心
真得寸進以至京師當以通家子投刺於門下以自
托於故舊之末不幸連遭蹇阻死喪相繼又為勢豪
之家摧剥萬狀先人舊廬自經冠燹蕩然無餘僅奴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十八

一四金堂

百餘大半死於鋒鏑不肖僅以身免寄迹于崑山故
舊之家誠恐一旦死填溝壑以負尊先公之訓與先
人之志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又以少有知識即不
敢以庸衆人自待雖屢擯斥於有司而耻為記誦剽
竊之文獨好觀前代治亂得失之故與自古英雄戰
爭進取之跡而審其成敗勝負之數又生長海上頗
知屯堡要害及營陣之法土兵水卒之習性與今之
所為若有異者欲科條其事為書以獻而急于一望
閣下之顏色是以未果而先之以此書幸恕其狂愚
且知故人之子其志不欲沒二而或有可教者耳特

與之進幸甚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灾事宜書

某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忠靖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即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監鈇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十九

兩金堂

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邾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浹澮距川潞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邾氏所謂塘浦闕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邾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鏗本毗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

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滯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

本洪太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

風汎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瀾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灾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又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十一

兩金堂

何以處之當此之時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 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

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發為措置米谷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澹口入海放今年亭瀕之流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揀時之策也某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未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某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某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廬公武郡志止抄錄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三十一

兩金堂

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潴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寶之論為是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其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

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
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
田皆位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
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
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
水利某之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
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
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
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廿三

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
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
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碩夷之論
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及有支離湮汨之患也
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郊亶時之丈尺時
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
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
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流通之漸矣今春量撥
賑貲之穀名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
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

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某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舡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使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

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鬪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為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

往來以潮汐為候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諸侯地百方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兌於蘓州復有雇船

之役增數倍之費也 國初罷海運為轉運其始直隸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南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為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為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 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蓋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

歸先生文集

三卷書

二十六

兩金堂

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捕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况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

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為兌運之漸也
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
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兵
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燒暴賴所在有
司與之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
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
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
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
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灾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
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拆毀蒿萊
遍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
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
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
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况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
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